



公務員事務局

法定語文事務部

一級法定語文主任林子華



遊歷外地，既舒展身心，又增廣見聞，早已是港人消閑度假的首選。還記得早在火紅的七十年代，不少大專學生已踏足北京。

早年到北京，二千多公里的路程，大都要風塵僕僕顛簸三十多個小時，並非像今天騰雲駕霧逍遙兩個多小時便安然到達。火車通常傍晚從廣州出發，沿西江北上，入目所見，四

時之景不同：深冬時節，一路盡是碧水寒山；潯暑盛夏，放眼所見，濁浪滔滔，恐怕今天在九霄雲外的旅客是無法體會的。一次車程便是一部國史地理書：韶關、長沙、武漢，跨越長江，飛渡黃河，一個個歷史名詞，不斷從列車的廣播送入耳中，一座座文化重鎮，相繼在窗外掠過，挑起早已沉澱的故國回憶與民族情懷。

在火車上，最有趣的要算車廂的間隔了。一格硬卧上下共六張卧鋪，從穗城到燕京，兩夜三日朝夕相對，異鄉客早已成同路人。打發時間，可以看書、下棋、玩紙牌；國家大事、民間疾苦，更是無所不談。三餐可以光顧餐車的盒飯，高纖連穀紅米飯加幾片肥肉腌菜，每盒只賣一塊錢！吃在口中，滋味卻在心中。雖然目的地

仍未到達，但遊歷早已開始。一路下來，風光旖旎，交了不少朋友，體味了內地生活點滴。

抵達京城，便須解決食住問題。早年港人甚少入住星級酒店。宣武門飯店、崇文門招待所是大專學生、打工一族的首選：牀鋪十元，標準間七八十元，經濟實惠。到國營食堂吃飯要收糧票，兩人吃一頓，六市兩或八市兩，要看自己的口胃了。當然港人並無糧票，但說不定碰到善良樸實的北京人，他們會助你一把，送你半斤八兩濟急，否則便要光顧街頭的小吃攤或上館子了。



今天的北京，軟紅十丈，城區面貌日進千里。站在王府井的十字街頭，面向寬敞筆直、車流滾滾的長安大街，儼然站在二十一世紀一條騰飛巨龍的大動脈上，可以感受到那種躍動的脈搏。但假如對

京城舊事情有獨鍾，下次到北京，仍可逛逛散落城中受人冷落的名人故居，住幾天老城區的胡同四合院，或探訪百年滄桑風雲變幻的京師大學。首都風情，一定不會令你失望。



南腔

北調

學而時習之

公務員事務局

法定語文事務部

高級法定語文主任呂小芬

咿、呀、咿、呀……

這不是小孩子牙牙學語的聲音，是我們在練聲。在中國傳媒大學，我和同房同學每天早上起來，便大聲地把“咿、呀”用彈送的方式唸數十遍。老師說，天天練習，可以把聲量提高，三數月便可見效。另外，聲音細小的人說話，如想別人聽得清楚，便要特別注意咬字，加大咬字力度，口腔則要放鬆一點，這樣便可令語音更清晰。

在這所訓練全國播音員的大學，我們不但學到普通話的語音、用詞、表達技巧，還可掌握控制發聲和嗓音的秘訣。作為筆譯和傳譯人員，有幸置身播音員之中，接受老師的專業指導，真是難得的機遇。



培訓課程師生合照

八百標兵奔北坡，炮兵並排北邊跑。炮兵怕把標兵碰，標兵怕碰炮兵炮。

這不是兒歌，而是播音員常用來練習普通話的繞口令。一大清早便有人在偌大的運動場上練習普通話。他們是來自全國各省電台、電視台的播音員，特地來這裏參加短訓班。

這首繞口令針對以“b”、“p”為聲母的字詞。以“b”為聲母的字詞，例如“八百”、“標兵”、“北邊”，老師教我們唸時唇要用力，不要喉嚨用力。唸以“d”為聲母的

字詞，例如“擔當”、“帶動”、“電燈”時，舌頭要用力，舌尖頂着上齒齦，運用舌頭的彈動力把字送出。我照着做之後，發覺說起話來，的確能像北京人那樣有彈力，像咀嚼口香糖般有勁兒，去掉了廣東話柔柔的腔調。老師說“講普通話要追求聽來似北京人”，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。老師少許提示，就能幫助我們改善普通話的語音。

燕子去了，有再來的時候；楊柳枯了，有再青的時候；桃花謝了，有再開的時候……

我們在傷春悲秋？非也，我們在練習朗讀文學作品。老師教導我們，朗讀要注意語流流暢，重音要少而精。普通話一句中大多只有一兩個重音，例如上段只有“來”、“枯”、“青”、“謝”、“開”字是重音。廣東話的重音則常在句尾，起強調作用，而且一句中很多字都可以是重音。此外，普通話有輕聲，要輕讀，例如“時候”的“候”字是輕聲。所以，朗讀時要輕重有致，長短有度，做到抑揚頓挫，還要有交流感。朗讀有這麼多元素，要掌握得好真不容易。

我們反覆練習，就是在課餘時間也絕不鬆懈：洗手的時候，日子從水盆裏過去；吃飯的時候，日子從飯碗裏過去；默默時，便從凝然的雙眼前過去。同學們洗手吃飯都背誦起這段文章，可見用功之深。

在匆匆二十多天裏，我們都浸淫在普通話的語言環境裏，沉潛於積極學習的氛圍中。我們送走了秋老虎的“桑拿天”，迎來了涼風颯颯的金秋，並在大學師友的關愛中惜別了北京。